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¹

段吉玲

2018 OYCF-Chow Fellow

2018年夏天，我开始了博士论文的预田野。那时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之前的研究计划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行性大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说某些潜在的访谈对象原本就不太可及的话，当下则变成几无可能了。只好推倒一切从头再来。有幸得到海外中国青年论坛（OYCF）为类似我这个阶段的博士生设立的预田野奖学金，让我得以在暑期为我的论文开题做准备。我深感迷茫。当时一位导师建议我：不要做中国研究。你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并不一定需要通过研究中国来实现。我满脑子都是天真可笑的想法：可我觉得我有责任研究中国？她抿紧了嘴唇，不置可否。另一位导师皱眉问：那你到底想做什么呢？我一阵慌乱：还没想好，但是，只要对中国的女权运动有点用处就行？旁边一位人类学教授听到了，大声支持我：没错！保持开放性！主导师鼓励我：你就到处找人聊天吧。找到那些个让你感到急切要回答的问题，而且你对这些问题能保持长久的激情，就好。

我倒是觉得，一路端着自以为重要的问题，走了远路和弯路，问了很多，听了很多话，也说了很多蠢话，做了很多傻事，才慢慢开始感受到，哪些个问题最让我感到如鲠在喉，急切地想要拨开迷雾，看个清楚，想个明白。田野一年，我的研究就像挂在鼻前的一根蔫萝卜，成为我这一年生命的主要推力，拉着我去了很多地方。也以这根蔫萝卜作为“敲门砖”，让很多人跟我分享了她们生命里的一些故事、一段路程。而田野于我之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回到自己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置身其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带着一个又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又一个人的感受，混上我自己的，掺杂着一路上拾来的历史碎片，活了一次又一次。

田野中，很多次在见完访谈对象的归途中，我浑身乏力，头脑空白，只想做一些与自己的研究或者我所关心的社会议题毫无关系的事情，来摆脱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力感——不只是身体的疲惫，更是对于处理情感和智识所受到的复杂冲击感到无能为力。就是

¹ 标题借用自 Hull, Gloria T., Patricia Bell-Scott, and Barbara Smith.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Feminist Press, 1982.

在这样的情境下，我留意到朋友圈好些女权小伙伴都迷上了一部 [热播剧《陈情令》](#)，并收了一个或者一双剧中主演为自己的爱豆，有些还成了资深的“博君一肖”粉。除了这部剧带来的关于 BL（Boy's Love），耽美文化，以及性少数平权的讨论，[女权行动者更从中解读出某些关于社会运动的隐喻](#)。例如，现实中抗争者常被威权统治分化，且误以为只要自己与之达成某种协议，就能保得一时平安的妄想，与剧中一些仙门世家在霸权欺凌之下，即将被灭满门，却仍不思团结，反而只求绥靖自保的做法互为镜像。

有评论说，这是又一个“[少年螳臂当车](#)”的故事：少年以锄奸扶弱的纯真理想对抗浊世和强权，绝望地惨败，又重生归来。而重生，即是成人仪式的隐喻。虽然对于现实中的行动者来说，重生可能是一次次绝望后又挣扎着前行的重新自我拼装。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文化产品或大刺刺地走战狼模式，或在小心翼翼地踩点避雷、同时又迎合市场脉搏之间探索。我们甚至是怀着一点感激的心情，从这样一部靠着流量偶像、影视资本巨头和娱乐消费文化等元素在全球走红的耽改腐剧里做出这种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解读，以与胸中那个仍然血热却不得蓬勃而出的“螳臂当车的少年”握手。然而这还不够。对一些被时局困住不能动弹的行动者来说，这部剧及其主演们所营造的一种美好（幻象）甚至可能为备受政治抑郁和（替代性）创伤的她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慰藉和支撑。而我正是在田野中那些无力又无从逃避的时刻，急切感受到寻求一种能让自己远离政治抑郁源的美好之物，即便它是虚幻，并将自己麻醉其中的需要，哪怕只是片刻也好。这美好之物，除了耽腐剧，还有运动，和食物。

跟赧（化名）在微信上商定见面时间的时候，TA 对我提议的见面时间没有异议，但建议我们在一个“热闹的，人多的，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见面，并表示“很久没有进城了”。我马上答应说好，并提议了一个方便到达的商业中心。她很久没有回复，忽然发过来一个字：“好”。谁知，紧接着她又发来一串：他们现在在我家，准备带我去 XXX 派出所。我一时之间僵住了。我想我应该说点什么，但是赧显然不需要我的安慰，而对于此类情形，TA 也比毫无经验的我要“资深”。接下来的一天里，在逼仄的出租屋里，我呆坐看着窗外，既不悲痛，也不愤怒，我甚至例行公事式的，在饭点准时给自己煮了一碗泡面。时间过得又快又慢。我想我该做点什么。可是做什么呢？我在百度上查到了某地的电话号码，我的手悬在拨打键上却迟迟按不下去。万一接通了，我说什么好呢？如何解释我们的

关系？朋友？研究者与被访者？那我是否会暴露自己，进而影响我后面的田野安排？虽然我自认做着完全不“敏感”的研究，可定义权并不在我手里。

在我看到赆发过来的消息的时候，我相信自己肯定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一个被告知的人。毕竟，TA 有同事，更亲密的伙伴、朋友、家人，不会贸然向我求救。然而在我呆坐的时候，忽然一个念头在脑海里闪过：事发突然，万一因为我正跟 TA 说着话，我跟她说的话成为未读信息而自然被置顶在了她的微信界面，会不会因此在情急之中，TA 只来得及把消息传给我这个最方便的联系人？而我这个可能是唯一的知情者，却大半天里什么都没有做？一念之下，我无法继续呆坐了。我在小小的屋子里坐下又站起。我不认识赆的任何家人，翻遍了手机里的联系人，思量之下，我决定把消息告诉给我信任，也可能帮到赆的两个朋友。她们立即行动起来，却给我带来更坏的消息：赆不是唯一一个被带走的。同时还有别的人，这是（又）一次全国行动。但这坏消息让我安慰：原来更多可能真的能帮到忙的人早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我不必再为自己的无知和行动迟缓自责。凌晨的时候，朋友发来消息，安慰我不要担心。我说好。我们都知道对方无法入睡。快天亮的时候，赆出来了，安全回家。朋友再发来消息，说，睡吧！

到了约定的见面时间，我看到了依旧笑容满面的赆。我们在装扮得时尚又时髦的商场里转悠，在庸常又欢快的背景音乐里，探头探脑，四处寻找好吃的。两个人吃完一大锅香得扑鼻辣得过瘾的牛蛙，抹着油嘴出来，路过肯德基，甜筒实在便宜，几个小朋友举得高高的，幸福又骄傲地舔着溢出的奶油，像是溢出的幸福。我们对视一眼，加入排队队伍，一人举着一个甜筒，继续闲逛。赆赞叹道：终于进城了，还是城里的生活好啊！

夜色微雨里我们拥抱，道别。赆回 TA 城中村的出租屋，回那马上就要关门大吉的公益机构。我想，至少我们一起大吃大喝了一顿，还被平价香甜又冰爽的奶油填满了腹内最后一点空隙，我们互相陪伴度过了闲散又充实的一天。周围的人们穿梭来去，幸福又安详，对我心中翻腾的五味杂陈和眼里盘旋的泪一无所知。我平素最讨厌逛商场，对甜腻的冰淇淋兴趣更是有限。可如今，这曾让我不屑一顾的日常，却是赆“（被）不正常”生活里的奢侈和慰藉。维持一份正常生活，甚或生存本身，此时已成为了抗争的一部分，或抗争形式之一。